

一批小说新作集中亮相上海书展,引发评论界思考

现实主义书写需摆脱惯性泥淖

■本报记者 许畅

从聚焦精准扶贫的《山盟》、书写老龄化困境的《天黑得很慢》,到直面反腐题材的《重新生活》、借助社会案件思入人性的《双眼台风》……今年上海书展期间,多部围绕社会热点话题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新作集中亮相,多场新书阅读活动上的讨论思考,引出了业内和读者关心的话题——小说如何“再现”现实?什么样的现实主义书写能够焕发长久的艺术魅力?

有评论家观察到,随着人们生活丰富,读者对于小说的诉求,不再仅仅是“事实复刻”或“热点回放”就够了,而是需要从作品中读出摆脱惯性认知的内容。“一些现实主义作品现实感缺失,其原因在于,现实主义本应是一种有效的观察方式和书写方式,但某些写作者却陷入惯性泥淖,致使其观察和书写运转失灵。”在评论家季亚妮看来,这不是我们需要的“现实主义”,现实的丰富庞杂,需要在文学那里找到相应的呈现,而不是惯性的旧表达。

恰如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谈论小说时说,“写作是提问的艺术”,现实主义题材文学的生命力往往就在于对新人新事物新现象迅速且精准的回应。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现实感不是来自惯性书写,恰恰相反,它来自精准叙事和非脸谱化的呈现。

多部当代乡土题材小说引人注目

本次书展上,涌现了一批过去不常见的当代乡土题材小说,引人注目。

写扶贫,如何避免仅仅堆积苦难细节?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山盟》的作者李明春的心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部小说结合几个家庭的命运,探讨了精准扶贫、教育扶贫等问题。小说挖掘出现实洪流里的人性光辉,以诙谐幽默的现实笔触展现出精准扶贫丰富的现实画卷,以一个山村的小故事折射出时代的进程。

在创作过程中,李明春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写出新意,避免掉入主题先行的概念化窠臼?李明春调动几十年的基层生活经验,将扶贫中的具体纠结和家庭矛盾进行了真实呈现。比如,小说中的冬哥与凯子即便卑微,



(均出版社供图)

也都是有尊严的,他们宁愿承受物质贫乏的痛苦,也不愿接受社会歧视带来的精神伤害。李明春通过《山盟》表达了自己对扶贫的理解——扶贫不仅要让贫困户在物质上脱贫,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精神上“脱贫”。“从这个意义来说,小说不止提供了精准扶贫的典型事例,还透过这一事例,揭示了乡村社会真实的现状,既增强了作品主题的可信度,也让人理解到扶贫的难度和复杂性。”评论家贺绍俊说,从《山盟》来看,李明春扎根于基层,努力向下沉潜,作品饱含“土地的湿度”和“民间的温度”;但他在向下的同时仍不失仰望星

空的眼光,具有清醒明确的价值追求。上海作家彭瑞高的长篇小说《昨夜布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穿透力。作品以某乡镇大院为背景,展现了众多性格鲜明、在改革大潮中沉浮的人物的命运,通过小镇这一充满活力和张力的舞台,映照了改革开放40年历程。而陈仓的新长篇小说《后土寺》,同样讲述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故乡到他乡的转换中,那些道不尽的人生悲欢。在评论界看来,这些接地气的乡土题材作品,摆脱了对现实照搬照抄的概念化的“惯性书写”,尽力挖掘反映当今乡镇复杂而丰富的内在变化历程。

脸谱化是懒惰和平庸的表现,文学要有能力描绘世相人心的褶皱

一些知名作家的现实题材新作再次在本次书展上成为读者关注的热点。

继《烈日灼心》后,作家须一瓜新作《双眼台风》再次取材社会案件,追问生活和人生困境。小说中,执着追求公平正义、眼里容不下一点沙子的“执拗”警察形象傅里安,令人印象深刻。“人心就跟小昆虫一样,都有趋光性。不要忽略我们心目中的恶,也不要低估我们心中的善。”在须一瓜看来,文学是世相人心的工笔画,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以相对深刻和全面的知觉去触摸人生的凹凸裂隙,感受生命蒸腾的丰沛世界,而不是一味脸谱化地再现“善恶”或“好坏”。

有评论家直言,脸谱化是作者懒惰和平庸的表现。“生活中哪有什么脸谱化的人物?小说人物尤其需要各自的边界感,需要强烈的个性特质,人物一定是多层次、多色调的。如果都脸谱化,那怎么还有寄托独特灵魂的空间,又怎么呈现鲜活复杂的人性,怎么展开具有象征意味的生命?”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张平的新长篇《重新生活》容纳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现象,但没有流于对正派或反派的单一塑造。21年前,作家张平以《抉择》一书开启了反腐题材写作,该作品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更是掀起观影热潮。此后,张平在反腐题材领域深耕,陆续推出《十面埋伏》《国家干部》,到了《重新生活》,小说没有采用以往正负面人物与腐败分子直接交锋的叙事结构,而是将普通人命运与反腐关联在一起,通过描写普通人的遭遇,折射出纷繁的社会现实。“过于脸谱化就失去了真实性,那样的作品就等于没了灵魂。”

文艺评论家潘凯雄说,作家要有能力为后面文学化的施展埋下符合逻辑的伏笔。他以本次书展上亮相的周大新《天黑得很慢》为例说,这部作品用仿纪实性文体展开叙述,小说描述了以养老为主题的纳凉聚会,当老人们面临养老机构或长寿保健药公司的“追逐”时,小说笔触仿佛展开老年社会生态的一幅微缩景观与逼真写照。“小说集中凸显了关心老人、关注老龄化社会这个大主题。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下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小说家把人物的复杂性写到位了,就会触及人性中共通的喜悦与忧伤。”

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进入半决赛,评委表示——

不期待完美无瑕的技巧,更希望听到激荡人心的乐声

■本报记者 姜方

第二届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日前决出进入半决赛的12位选手。本届大赛的多位评委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心有所属的选手,在拥有扎实的演奏技术以外,还能以音乐真实表达进而传递心灵中的美好。这也是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所持的重要观点。

“相信本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最后的冠军,能让音乐从谱面上毫无生机的音符,幻化为激荡听者内心美好的声音。”据评委委员会主席、艾萨克·斯特恩之子大卫·斯特恩介绍,本届大赛的15位评委,有小提琴独奏家和音乐家、知名室内乐和乐团演奏家,也有知名艺术管理人和经纪人。评委们将以各自擅长的领域,找到最有潜质成为未来音乐家的人选。评委委员会主席徐惟聆坦言,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青睐具有充沛人文情怀的选手,“在专注于音乐之外,也应该心怀一个更广义的文艺世界,这样他们才能超越技术的束缚,更深层地领会到音乐的意义,并以自己的演绎方式净化观众的心灵”。

本届评委委员会中有多个知名演奏家,他们很看重参赛者的心态。“按部就班完成自己工作的人该去邮局上班,而优秀的音乐家能说出好故事,甚至在短短一小时里改变听众的人生。”著名法国小提琴演奏家奥古斯丁·杜梅认为,音乐家和作家、演员等一样,若没有鲜明的个性将很难被世人所铭记。上海四重奏创立者和第一小提琴李伟刚则表示,他不期待选手完美无瑕的技巧,更希望听到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美妙乐句。而艾默森四重奏创立者菲利普·塞策拥有丰富的室内乐和乐团经历,他除了考量选

手能否在情感上触动自己以外,还会着眼于他们在演奏时展现出的综合音乐素养。据悉,本届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半决赛中设有弦乐四重奏、奏鸣曲与克莱斯勒作品等环节,因此选手将和其他提琴手、钢琴手合作。菲利普·塞策说:“选手们在演奏室内乐时,从如何回应其他乐器,到何时充分表达自己的特色,都将暴露出他们的真正水平。”

评委、巴黎音乐城演出部总监埃玛纽埃尔·翁德雷则坦言,他想要授予的音乐“新星”不仅有文化、个性和品位,还懂得如何与这个广袤的世界建立联系。“很多琴童小时候的生活里只有练琴,但他们长大以后,却不懂得与经纪人、公司、观众等相处。而一个完整的音乐家,应该在坚守自己的个性之余,也能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今年比赛的评委席中,还出现了古典经纪公司 Askonas Holt 创始人马丁·坎贝尔·怀特。身在音乐界50多年的马丁目前从事咨询行业,他将以更中立和多元的视角看待眼前的选手。“我会站在市场和观众缘等维度,考量选手未来的职业发展潜力。”

据悉,首轮比赛选手咨询会昨天上午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内举行。评委为每位落选选手的未来发展提供意见和建议,让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了更明晰的了解。“从来没有想过,一下子可以和六七位那么厉害的评委进行一对一接触!”21岁的中国香港选手范晓星告诉记者,奥古斯丁·杜梅教他要在台上更自由,吕思清让他充分施展出掌控力,俞丽拿给了他很多技术上的改进意见,李伟刚则从弦乐四重奏的角度对他进行点拨……评委们详细记下了所有参赛者的优缺点,所以能够给予每个人极具针对性的指点。对于落选选手来说,这些难得的“高见”已让他们感到不虚此行。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内蒙古分会场揭幕

本报呼和浩特8月15日专电 (记者 李婷)

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内蒙古分会场今晚在呼和浩特乌兰恰特大剧院拉开帷幕。这是该艺术节在北方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分会场。当晚,上海男中音歌唱家廖昌永携手指挥家汤沐海,与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交响乐团共同推出“草原之声·廖昌永独唱音乐会”,为当地观众献上来自黄浦江畔的深情祝福。

整场音乐会在《致友人》中拉开帷幕。《我和我的祖国》《草原夜色美》《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首首草原名曲,将现场观众的热情一次次点燃。“我是外乡人唱草原,与草原人唱草原会不一样,但我是怀着赤诚的心在演唱。”廖昌永说,他对草原有着天然亲近感,近年来几乎每一张专辑都有一两首草原歌曲。这次的音乐会选择的曲目一半与草原有关,一半是当代作曲家创作的关于乡愁和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的作品。在草原歌曲的处理上,则突出爱的主题。本场音乐会指挥汤沐海笑称,这是一场“蒙汉全席”,为内蒙古观众带来了上海味的草原。

化节期间设立分会场。“艺术节把北方地区第一个分会场设在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是我们的荣幸。希望借助这个国际化的平台,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与此同时,把国内外艺术精品引进来,丰富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副院长李强说。

据悉,除了开幕演出之外,还有两部剧目将参与内蒙古分会场的演出。8月19日,白俄罗斯国家功勋“好声音”五重唱乐团,将在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以浑厚坚韧的声音带来多首俄罗斯经典曲目。上海歌舞团的原创舞剧《朱鹮》也将飞向草原,于8月25日晚在乌兰恰特大剧院翩翩起舞,为草原观众献上凄美动人的故事。

8月16日和17日,本次赴内蒙古演出的上海文艺团还将携手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的艺术家,赶赴“乌兰牧骑”诞生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牧区,为当地牧民献上两场演出。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艾丽华,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领导、艺术节组委会领导出席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分会场开幕式。

去年十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签订协议,约定2018年在第十五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



开幕演出中,廖昌永为内蒙古观众带去上海味的草原。(艺术节组委会供图)

舞动“至暗时刻”的爱情童话

马修·伯恩新编芭蕾舞剧《灰姑娘》今起在沪连演十天

本报讯 (记者姜方)在古典芭蕾舞名作基础上进行解构甚至颠覆,是英国“鬼才编舞”马修·伯恩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标签。从今晚起,由马修新编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将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连演十天,舞动“至暗时刻”的爱情童话。

这一次,《灰姑娘》将由马修创立的新冒险剧团进行演绎,剧中的辛德瑞拉同样被认为“开启了冒险式的创新”。该版本把故事背景放在了二战时期的伦敦,并运用普罗科菲耶夫颇具忧郁色彩的音乐来表现时间的推动力。

在马修看来,灰姑娘似乎生来就属于“至暗时刻”:伦敦普通市民饱受空袭、流弹之苦,情侣往往转眼就可能天人永隔,因此人们非常容易坠入爱河,追求及时行乐;而灰姑娘总是在和时间赛跑,要在午夜前抓住每分每秒的幸福。于是,童话故事里的王子,转身成为舞剧中受伤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而灰姑娘最终与他跨越战火,迎来幸福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马修的祖辈是二战时期的亲历者。他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至暗时刻”的所有英国民众都紧紧团结在一起,就像丘吉尔在演说中讲的那样。和不少当代英国人一样,马修希望重新回顾那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并以自己两位祖辈的名字,命名了舞剧《灰姑娘》中的两个角色。这部与他有着强烈情感联结的作品,贯穿了家庭、冲突、时间和生死四大主题。

马修首次制作《灰姑娘》是在1997年,即将在沪亮相的则是2017年的复排版。有评论表示复排版视听效果更动人,具有电影般的质感。作品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编舞,与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相得益彰,呈现出



从今晚起,由马修新编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将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连演十天。图为剧照。(文化广场供图)

音乐剧般的流畅与动感。而根据设计师列兹·布拉瑟斯顿的服装与布景设计,无论是灰姑娘身上的灰色衬衫,还是断壁残垣、圣保罗大教堂的阴影、地铁站的灯光等,都还原出了战乱中的伦敦,列兹还因此斩获奥利弗奖。《时代周刊》曾评论该作打破了常规,兼具芭蕾、音乐剧与电影的特点,适合所有人群前来观赏。

这些年,马修和他麾下的新冒险剧团践行着同一件事——让曾经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剧重新在当代焕发新机,并培养更多未来的观众。全男版《天鹅湖》、哥特版《睡美人》、绝望和严峻并存的《红菱艳》、二战版《灰姑娘》,原先的经典舞作在经过马修“大手术”后,给舞蹈界投下了一枚枚“重磅炸弹”。而无论评论人如何质疑,

他的舞作总能在英国最火爆的圣诞档一票难求。马修曾表示,没有什么比真实更能打动人心,他做的解构甚至颠覆,都是为了让观众感受到“舞台上的一切离现实很近”。有评论认为,马修·伯恩的作品打破了高雅与通俗之间的壁垒,为当代芭蕾赢得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五十七岁资深音乐剧演员自杀 揭开百老汇团队欺凌冰山一角

本报讯 (记者吴钰)一名资深音乐剧演员日前自杀引发了对百老汇的广泛质疑。

现年57岁的演员杰夫·洛费霍尔兹近年已很少有机会登台。在最后一次排练后,有目击者听到制作人与他争执“22年来,你赚的钱已经比我多了”,而事实上洛费霍尔兹的年收入仅为10.6万美元,是百老汇的最低标准。曾参与《芝加哥》演出的多位演员表示不为自杀事件感到意外,因为导演经常恐吓威胁他们,而音乐总监则粗暴地贬低、羞辱演员。在《芝加哥》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摆上了洛费霍尔兹的纪念照片。

更多演员在社交媒体上揭露曾遭受的折磨。演员罗伯特·杜索德在博客中写道:“欺凌是百老汇后台肮脏的小秘密。”“自从洛费霍尔兹惨死后,我们听取了演员的意见,发现尽管预防骚扰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欺凌行为仍然非常普遍。”美国演员工会权益执委会执行董事科尔表示,长

寿的音乐剧实属罕见。但舞台的光鲜并未改善演员的境遇,随着年龄增长,洛费霍尔兹近年已很少有机会登台。在最后一次排练后,有目击者听到制作人与他争执“22年来,你赚的钱已经比我多了”,而事实上洛费霍尔兹的年收入仅为10.6万美元,是百老汇的最低标准。曾参与《芝加哥》演出的多位演员表示不为自杀事件感到意外,因为导演经常恐吓威胁他们,而音乐总监则粗暴地贬低、羞辱演员。在《芝加哥》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摆上了洛费霍尔兹的纪念照片。